

沙漏记得

我们

遗忘

的时光

的

沙漏

<I>

饶雪漫·著 SHARON WORKS 作

千万读者口碑相传，无可取代的成长记忆
文字女巫饶雪漫，青春疼痛系列登顶之作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沙漏

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漏.1 / 饶雪漫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7.9

ISBN 978-7-5354-9176-3

I. ①沙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7308 号

沙漏 I

饶雪漫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 策 划 |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

策划编辑 | 李 含

责任编辑 | 孟 通

助理编辑 | 王 君 王晨琛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封面设计 | 张洪艳

媒体运营 | 符青秧

创意策划 | 连若琳

内文制作 | 邱兴赛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总 发 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 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| 100028

出 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 邮编 | 430070

印 刷 |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|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
印张 | 8.25

版 次 |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|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| 170 千字

定 价 | 38.00 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钟馗

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沙漏. 1 / 饶雪漫著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7.9

ISBN 978-7-5354-9176-3

I. ①沙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37308 号

沙漏 I

饶雪漫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策划编辑 | 李含 责任编辑 | 孟通 助理编辑 | 王君 王晨琛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 封面设计 | 张洪艳 媒体运营 | 符青秧

创意策划 | 连若琳 内文制作 | 邱兴赛 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 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 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| 889毫米 × 1194毫米 1/32 印张 | 8.25

版次 | 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 |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170千字

定价 | 38.00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The sandglass remembers the time we lost.



沙漏记得，我们遗忘的时光。

— ONE 莫醒醒 —

我丢失的，常常不仅仅是青春和爱情。



午夜醒来时，看到窗幔被风高高吹起。有月亮，照着窗口的绿树荧荧烁烁地闪着珍珠色光芒。

我起身，把脚伸进红色拖鞋里，走出阁楼，摸索着走下楼梯。

楼梯已经老旧了，在月光的折射下，像一个个参差排列的方形秃脑袋，泛着暗暗的光泽。一级级地踩下去，踩十一级，就可以走到厨房。

我把拴在脖子上的两枚铜钱按住，顺着丝线将它们死死拧在一起，这样它们便不会发出声响。然后我蹲下身去，开始寻找食物。肠胃的冷冻感几乎要把我整个身体冰住，以至于在寻找食物时，我仿佛一个僵直的木偶。

冷掉的半锅米饭。一包十根的火腿肠。一盆盐水花生米。八个糯米粽子。

只有这些。

把手伸进饭锅里掏出米饭来吃，就好像抓起沙漠里坚硬的小砾石。我喜欢用拧毛巾的方法拧开火腿肠，一般是六根同时抓起，大力地从中间将它们拧作十二段。再像挤牙膏一样把它们挤进米饭中。我举起盐水花生米的盆子，仍然是抓那些花生米来吃。粽子一个个轻巧地被褪去苇叶，吞咽。

米砂曾说过我吃东西的时候冷静而粗暴，像只野兽。

噩梦的夜里，只有食物使我镇静。

我又一次与她见面，在这个平静而凉爽的仲夏之夜。之前那些刮风落雨或者寻常如是夜里，我们已有过太多太多次相逢。这一次的她是，在殷红若玫瑰丛的血泊中对我微笑。她身后的大雪，就在此时纷纷落下。大雪是柔软的鹅毛，不一会儿就盖住了她微笑的眉眼，盖住了她削瘦若果仁的面容，盖住了她风干的身体，就好像要把她变消失一样。

消失。

是的，消失。我知道，她的生命，她们的生命，都早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
只有我还活着。在每一个夜晚睡去，在每一个白天醒来。高兴不高兴，都要一天一天地不厌其烦地活。

困了，让我继续睡。



七月七日的早晨，有微微的小雨。我悄悄卸掉喜气的红色胸针，和爸爸一起撑一把伞，走向南山的墓地——这是她去世后的第十个年头。

白然的名字排在很靠前的位置，因为是B开头的发音。墓前许多的鲜花，已经腐烂，厚实地一层层叠盖着，将她的相片也覆盖起来。爸爸把伞交到我手上，掏出口袋里的橡胶手套戴上开始整理，奋力将那些干枯的花朵和腐败的枝叶整理到一旁，又捧起满满一簇，走了好远，才抛进垃圾桶内。

不知道夏天为何会有这样的绵延细雨，把他的每根头发都淋湿了。他不停地来回搬运走动，像一头有心事的不断移动的大象。

我站在那里没有动，看着碑上的那张照片，她穿着军装，扎着麻花辫子，看上去很年轻很美丽。她在我七岁的时候离开我，因为救一个过马路的男孩，她被一辆发了疯的重型卡车轧得血肉模糊。

这惨烈的一幕我只是听说，并没有看任何的报道，也没有去问任何人，所有的细节都只是猜想。我常常怀念也常常仇恨她，白然，我的英雄母亲，我恨她扑向死亡的时候，丝毫没有想到过我。

很多年后的一个冬天，我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，那是我们这里一个非常有名的漂亮女生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身体被一辆农用三轮车轧过，雪地上开出一朵一朵红色的花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瞬间消失。那一刻我浑身无力，好像被撞的人是我，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，我抱着我的书包蹲在角落，呕吐不止。

我执意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，他要让我明白，原来白然就是这样死去的。那天以后，我变成了一个病孩子，呕吐常常伴随着我，让我食不知味。我无法拒绝内心的恶心，就像我无法拒绝那一幕在我脑子里和梦境里一次又一次地闪回一样。

“醒醒，跟妈妈说说话吧。”爸爸说，“你考上天中了，她肯定很高兴。”

我没有说话。他没有逼我，只是轻轻叹息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我跟在他的后面往山下走去，下过雨的石梯因潮湿而显得光洁。一个穿粉色球鞋打着粉色雨伞的女孩正往上走，因为石梯很窄，她很礼貌地退到一旁让我们先走，我看到她胸前蓝色的校徽，天中，那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。等到夏天过去，我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而这漫长的暑假，我必须找点事情来做。

回到家里，许阿姨的电话就来了，是爸爸接的，他一直在“唔

唔唔”。挂了电话，他转头对我说：“许阿姨请你去剧团排戏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什么戏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爸爸说，“她说了半天，我也没听明白。”

“给钱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这孩子！”他看着我说，“对了，家里没油了，你去超市买点来。我累得不行，不想动了。”说完，他打着哈欠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元钱递给我。

天很热，其实我也累得不行，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出了门。出门前，我看到摆在茶几上的半瓶二锅头，我很想把它收起来，但最终没有。这是一个他难过的日子，如果他想喝，就让他喝点吧。

等我去超市买东西回来，打开门，发现他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如我所料，那瓶二锅头已经空了，我闻着空气中细微的酒味，轻轻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端详他的脸。他脸上粗大的毛孔一张一弛，整个脸颊泛着粉红，以至从耳根到脖子蔓延着潮红。额头上的皱纹此刻倒是舒展的，只有淡淡几抹，就好像被指甲盖轻轻划过一样。和白然结婚的时候，他是个威武的军官。黑白结婚照上的两个人，无论怎么看都像画出来的那样般配。当年英俊的相貌依然在这张脸上留存着微弱的痕迹，只是衰老，像条蠕虫，自从白然离开就从未停止在这张脸上的爬行。

正愣神的时候，突然门锁发出“喀嚓”的声音。我吓了一跳。原来刚才我拎着油进来，忘了关门，虚掩的门被风吹得紧闭了。

他醒过来，用手摸自己的半边脸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略有些不好

意思地说：“几点了？你看我都睡着了。”

“七点多了。”我说。

“家里还有酒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你骗我。”

“没有。”我站起身来，拎起地板上的油往厨房走去。

“放在冰箱里，还是酒柜？酒柜怎么锁了？”他站在酒柜前，用手抖上面的那副锁。

所谓的酒柜，不过是小时候我用来放书的柜子。闲置以后，他用来放他买的各种酒。这个柜子是他们结婚的时候，白然和他一起挑的。上面的那把锁是粉红色的米妮，是五岁时白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现在油漆大部分已经剥落，铁锈斑斑，看上去很丑陋。

“晚上下面条吃吧。”

我仍然没有理会他。

“我问你酒放到哪里去了？！”他突然大吼一声。

我看着他，一言不发。

他突然用求饶似的眼神看着我，走到我跟前说：“醒醒，爸爸再喝一点。你知道爸爸不喝酒睡不着，你告诉爸爸酒放在哪里好吗？你不要把爸爸的酒藏起来，爸爸不喝酒睡不着……爸爸不喝酒睡不着……”

他呓语一般重复着，用手拽着我的衣服，像个高大的孩子那样低着头，局促不安地等我点头。

我豁出去了，冲他大声喊：“不要喝酒，酒我已经扔掉了。”

从此以后你不要喝酒！你的胃不允许你喝酒，白然也不喜欢你喝酒！”

一个耳光愤然甩过来。

他大步跨进自己房间，重重地将门关上。

我抬起头看门框上指针不停颤抖的钟，泪水因为疼痛而不可抑制地流出来。可是我并不难过。真的，请你相信，那一刻我的心里并无任何委屈与痛楚。

我只是回头看她。那么大的一张黑白照里，英姿飒爽的白然笑得那样无忧。

白然，我的母亲，我伟大的英雄母亲，如果你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，会不会心酸？会不会流泪？会不会后悔当年那一刻英勇的抉择？



有时候我常常想，我是一个病孩子。

我的秘密是藏在心里的一个一个小颗粒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我心里的慌张也只有我自己能体会。当我努力想正常起来的时候，那种慌张就变成尖锐的小刀，将我一颗本就不堪重负的心刺得伤痕累累。

我还是决定去参加社团。让自己混迹于人群，装作天真无邪，装作兴高采烈，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本事。但我很快就后悔了，这也是我常犯的毛病，做一件事在开头的时候就后悔得想要吐血，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才能改掉它。

七月十二日是剧团开始排练的日子。

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天已大亮。

七月的夏天，南方的天气已经相当炎热。我洗漱完毕，伸手去将颈上缠粘的头发抚顺，用一个白色发圈把头发草草一捋。没有什

么漂亮衣服可以穿，我拿出唯一一条黑色的裙子，在身上比划了两下就匆匆套上。

外面阳光灿烂。我撑开伞，在炎热的大街上一个人慢慢走。剧团在文化宫二楼租了小教室，朝南的房间。太阳像小火球，我像被伞包裹起来的烫粽子。我对伞有种说不出的喜爱，晴天或者雨天都撑着伞。我的第一把伞是白然送的。后来每年我都会买一把，所以现在我有十一把伞。

那天我迟到了，许阿姨是剧团的发起人，我收起伞走进小教室的时候，她已经在台上讲话：

“天中女子剧团和天中的历史一样悠久，希望在座的大家珍惜入选机会。你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高一新生。在报名档案中，你们都在兴趣一栏里填上了表演——

“女孩子天生热爱美，热爱表达美——

“希望你们像之前所有的天中女子剧团成员一样，在表演与合作中成长、成熟，懂得发现美与展示美——”

我站在教室的门口，许阿姨看到我，微笑着示意我进去坐。我很快发现自己来得很不凑巧，因为只有蒋蓝身边的座位还是空的。蒋蓝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我的同班同学，我永远都记得初一的那一天，她当着很多人的面轻言慢语地说：“哦，莫醒醒啊，她妈妈是英雄呢，救人死掉的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莫醒醒这次考得不好，也算是照顾进我们学校的吧。”

她是那样微笑着，轻而易举地把我成长中一直背负着的疼痛展示在众人的面前。我当时很想上去扇她一耳光，但只是想想而已，

我做不到，我一直是那么乖的一个女孩，忍辱负重是我无师自通的最大本事。所幸的是，初中三年，不仅仅是我，班上的同学大都不喜欢她。但纵是如此，蒋蓝也自有她的骄傲和她的天地，因为她的美，因为她的家境。所以，她不必在乎周围所有人的目光。就像今天，她穿着蓝色吊带连衣裙，坐得笔挺，背后的蝴蝶骨光滑而凌厉地突出着，使她看起来像只静止的蝴蝶，只等着做灿烂和辉煌的主角。

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在她身边坐了下来。

她转头看见了我，给我一个灿烂的笑，露出白玉一般的牙齿：

“你也报名了啊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其实我并没有报名，都是许老师的主意。她是白然曾经的好友。

“听说只选三个主角，你瞧，却来了一屋子人。”蒋蓝说，“你想报谁？”

“我？”我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，“报你挑剩下的呗。”

也不知道蒋蓝有没有听出我语气里的讥讽，反正她是开心地“咯咯咯”地笑了起来。笑完后她说：“莫醒醒，其实你很漂亮，不过你不应该穿黑色的衣服，这让你看上去显得有些老气。”

我抬头望望身边的人，清一色的女孩。果真都穿着粉红色、乳白色、浅黄色的衣服，南面的窗户打开着，照在她们身上，把她们变成了一个个彩色的透明玻璃小人。恍惚间好像有一束光打过来，蝴蝶公主蒋蓝在小人们的中央，骄傲地扑扇着她作为主角的翅膀，